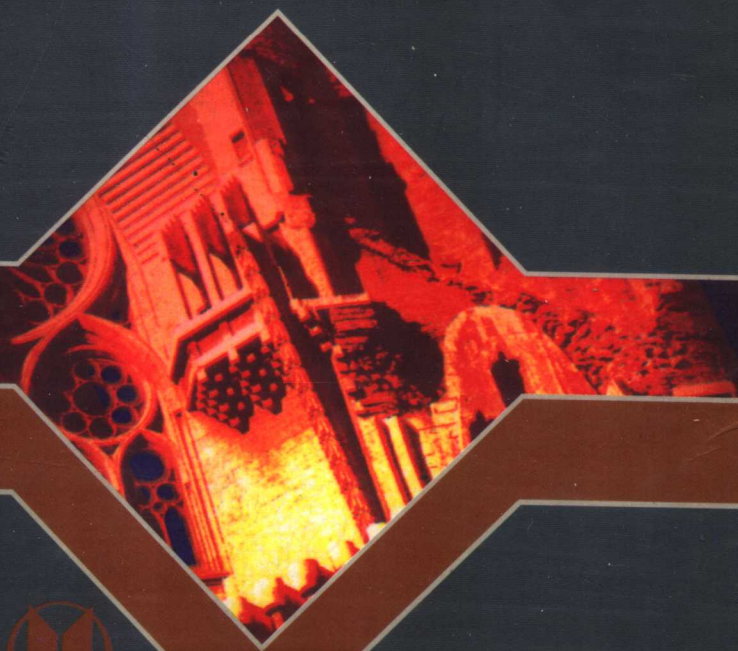


当代名家精品 · 李国文自选集

危楼记事

李国文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危楼记事



李国文著

金熊系列丛书

当代名家精品·李国文自选集

危楼记事

著者:李国文

责任编辑:莫贵阳

封面设计:林 林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地址:中国·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550002

电话号码:(0851)6828570

印刷: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

版次: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5.75 印张

字数:388 千

印数:1—5000 册(套)

书号:ISBN7-221-04325-1/I·800

定价:19.80 元

(如发现有错页、漏页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目 录

危楼记事

之一.....	(1)
之二	(41)
之三	(72)
之四.....	(108)
之五.....	(142)
之六.....	(180)
之七.....	(217)
之八.....	(254)
之末.....	(289)

寓言新编

爱的极致.....	(315)
撒旦跳舞.....	(317)
此路不通.....	(319)
聪明抉择.....	(321)
自由之果.....	(326)
死亡合同.....	(332)
地狱之门.....	(341)
沙漠之梦.....	(350)
无罪之城.....	(357)

人生在世.....	(371)
-----------	-------

附录

未能忘却的记念.....	(449)
银花嫂.....	(456)
新生命.....	(470)
君住长江头.....	(475)
春潮.....	(484)
第一枪.....	(490)

之一

前言

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危险房屋。市政当局好像早就计划拆除，但也只是计划而已。亏得大家能够将就凑合，楼房里的二十家住户（自然也包括我），竟然在危楼里生活了许多年。谢天谢地，现在，谁也找不到这幢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的楼房，它那破陋窳败的形象，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危楼原址正在破土动工，大兴土木。据说不会很久，S市的最高层建筑物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危楼不存在了，但危楼的居民还在。下面所讲的，也许正生活在你周围的，而原来却是我邻居的一些故事。

故事之一：一个拚命节省突然发了洋财的青年工人，一个没有户口终于成为明星的乡下姑娘，一篇有关名与利的寓言体小说。

“文革”已经是昨天或者前天的事情了，虽然还不到夏商周那样遥远的程度，但人们努力忘却的心情，倒希望那梦魇颠倒的日子越远越好。但是，如今提笔来写这幢互相谗嫉又互相亲昵，互

相捣鬼又互相拥抱的危楼居民，不得不回到那灰暗的阴霾的十年里去。有什么法子呢？诚如一位圣贤所说：“正经的年代产生严肃的人，狂悖的岁月产生荒唐的事。”而阿宝突然发财而致歇斯底里的故事，确实也只能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才会出现。

啊！那奇迹般的十万元巨款，简直像一场荒唐的梦，随着这故事，又在我脑海里光怪陆离地出现了。我记得索尔·贝娄这样描写过：“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那捆扎得结结实实，像十块沉甸甸砖头似的人民币，当真地把危楼照亮了。而光亮度最为集中的焦点，就是这位孑然一身的阿宝，一个极普通的炊事员。但是太强烈的阳光，却使这个可怜人，出现了辐射症的反应，太悲哀了！十万块钱，一笔横财，幸运与苦难几乎同时降临到这个年轻人头上。尽管与此同时，还有抄家的搜查队，还有戴红箍的专政队伍，还有幸灾乐祸的眼神，还有当时很盛行的人皆为敌的仇视态度……这一切，也许是金钱阳光没有照到的地方，围观的危楼老少，竟不看在眼里，而把双眼死死盯住那十捆人民币。就在这个时候，阿宝好像再也承受不住这有形无形的压力，口齿不清地嗫嚅了几句；满腔怨忿随着粘痰涌上来，口吐白沫，往后一仰，休克过去了。

在危楼各色人等之中，也许只有乔老爷算得上是阿宝贴近的邻居。其实，阿宝是个不愿去打搅别人，也不愿别人来打搅他的人。他的哲学是独善其身，即使受过他父母托过孤的，作保护人的老乔，阿宝也恭而敬之地保持住距离。尽管如此，热心肠的乔老爷还是抢前一步，扶起脸色灰白，牙关紧闭，人事不知的阿宝。而且，似乎不怕什么牵连，也无所谓忌讳，更不在乎那些非我族类的眼色，抱住阿宝，沿着危楼里扭曲的、摇摇欲坠的楼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送这个非常需要钱，但有了钱以后却成了心病

的小伙子去医院。

追着乔老爷而去的，是我们这幢危楼的居民组长，一位年过五十，但精力旺盛的范大妈，就是她把抄家的搜查队，文攻武卫队伍引到危楼来的。以一种胜利的喜悦，一种不出所料的称心劲，赶到乔老爷前头，拦住他，似乎对一个大逆不道的劫法场的罪犯，喝问着：“你把他弄到哪儿去？”

其实，要不是阿宝决心摆脱这笔财富，给那帮气势汹汹的家伙，讲出巨款的下落，任凭他们把危楼翻个底朝上，也决不会找到的。凡“文革”中抄家的能手，倘非贼星照命，想趁机发财者，便是泄私忿者。或两者都不是，只是一种暴虐狂，真为所谓“革命”者并不多。然而，阿宝却像佛经故事里所讲的造舍利塔以赎身的施主那样，他本意倒是想超脱自己，结果反而把自己造到了塔的里面出不来了。他交出了这笔巨款，理应得到表扬，哪怕是一点鼓励或者肯定，也该有的。可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睛，相信阿宝还有十捆这样的钞票，藏在另外什么地方。“文革”那几年里，大家聪明得对谁都不讲真话，因而对别人的话，也决不可能相信。人与人之间隔堵墙，彼此窥测，满腹狐疑。所以只认为阿宝另有十捆，而不是百捆，应该说相当宽容的了。

抱着阿宝的乔老爷，当然恨这个被保护人，发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招呼不打一声。这种不尊重、不信任的情绪，使得乔老爷十分懊丧。“难道我老乔是贪小爱财之辈？要是你这小伙子早偷偷地找我商量商量，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但是，范大妈一拦一挡，乔老爷发现自己更恨的倒是这个可恶的女人。她已经不止一次引鬼上门，抄这家，抄那家，弄得本来岌岌乎危哉的楼房，更加摇摇晃晃。只要J巷外Y大街一过重型车辆，可怜的危楼便像打摆子病人那样瑟瑟颤抖。如今那帮抄家队大有不找出另外十万元，决不罢休之意。一个个像喝醉了酒似的，拆间壁墙，撬水泥

地，扒天花板，非把危楼毁于一旦不可。乔老爷这个一生乐呵呵，似乎从不知忧愁的人，头一回金刚怒目式瞪着抄家得了理的范大妈，狠狠地啐了一口，梗着脖子走出危楼。

沉默，是最大的蔑视。不答话再加以一啐，乔老爷终于吐出郁积已久的愤懑之气，因为他和他那三十年代当过明星的妻子，也曾被这帮职业抄家队光顾过。他老伴一点为数不多的金银首饰，就在那回抄家中不翼而飞，而且还不肯声张。因为对旧电影明星的信任程度，连阿宝的百分之五十还不到。如果你有金戒指，肯定会有金手镯；有金手镯，必然会有金项圈。真到棍棒齐下，皮开肉绽之时，你乔老爷该怎样搪塞？忍了吧，打碎牙往肚里咽，谁让你娶了电影明星咧！连你通红通红的好成分，也给冲淡了。其实老乔年轻时也是纨绔子弟，不过衰败得早，后来下海演话剧，剧团垮了蹬三轮，紧接着解放，成了无产阶级。没想到“文革”一来，“旗手”专门收拾三十年代，他也跟着倒霉，但他这啐受到大家的拥护。房子固然不好，没有一家住户不怨天尤人，骂爹骂娘的。但目前它还能挡风遮雨，还能提供你哪怕是絮一个窝的空间，而拆迁搬进新房的希望又那样渺茫无期，眼睁睁看这样折腾作践危楼，是相当愤慨的。所以对范大妈特别的不满意，尤其不满意她那张年轻时也曾漂亮俊俏过的大脸盘上，露出来的飞扬兴奋的神气，最好朝她脸上啐痰才解恨。

范大妈才不在乎这些，或者也可能她根本不曾察觉邻居们异样的眼光，追出大门外，在J巷里继续拦截乔老爷，不让他走。就在这个时候，从巷口浩浩荡荡杀进另一支人马，顿时间烟尘蔽日，喊声震天，立刻把危楼团团围住，枪炮对准，子弹上膛，电喇叭声称阿宝是他们厂子里的工人，他们有权处置，而且十万元是阿宝向厂领导主动交待的，应归工厂。拿到钱的这一拨自然不愿交出去，其实他们也未必敢私分，现在争的无非是功劳归属权的问

题。双方用革命的词藻：什么摘桃派呀！什么躲在峨嵋山呀！互相“文攻”几个回合以后，就一拨楼内一拨楼外“武卫”起来。中国人素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界，在那十年间，不知怎么搞的，动辄拳头开路，枪炮说话，打个不亦乐乎。这两拨争夺的焦点，是危楼那颓败残破，本已不怎么体面的大门。经过一番拉锯战以后，门倒了，门框也散了架，门外的一拨蜂拥而进。双方肉搏血战了一番，有脑袋开瓢的，有肚皮豁开的，至于皮破血流，手足脱白的，更不在话下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休战，各取走五捆砖头似的人民币，撤离了危楼。劫后余生的男女老幼，从躲藏处跑出来，各自收拾被当成战场的家。最堪钦佩的，这些武斗战士于混战之中，能忙里偷闲地顺手牵羊，不失时机地捞些外快。所谓“文革”成果最大最大，就造反起家者而言，是很准确的。可危楼的大门，自此直到“文革”结束，一直无人过问。能掩饰危楼破败的这一点门面失去以后，每个人都赤裸裸地把自己暴露了。

阿宝的昏迷，还未到达医院，倒也勿药自愈了。睁开了那双由于精神折磨而塌陷下去的眼睛，发现蹬着平板三轮的，是乔老爷，在后面推车的，却是他最害怕失去，然而并未失去的未婚妻。他轻轻地叫声阿芳，两行清泪簌簌跌落下来。在那样年月里，连爱情都是苦涩的。

阿宝恐怕算得上是危楼的老住家户了。一九五七年，我由于写了篇干预生活的作品，碰上厄运，转眼间，好多朋友都做出见面不认识的陌路人一样。为了避免他们尴尬，只好想法离那些聪明自洁的同志远点，就托人在Y大街J巷深处这幢危楼里找了个落脚之地。好像记得搬进来的时候，阿宝还没有上小学呢！这个孩子在我印象里，和他那善良得近乎怯懦，本分到愚昧程度的父母亲一样，老实得实在出奇。老实是做人的根本，但过分的老实，以致不能应付世变，显得那样迂腐、笨拙，就未必值得去赞美了。

阿宝的双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里，由于过分克尽厥职，以致积劳成疾。随后，在接踵而至的困难岁月中，就相继撒下阿宝和大女儿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阿宝的这位姐姐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提起过。但我觉得正是阿宝姐姐有些什么不名誉、不光彩的污点，使得老两口一辈子像生活在瓷器店里那样，小心翼翼，唯恐碰碎什么地谨慎行事。

阿宝能熬过三年灾荒，也算人间奇迹。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但还活着。他为什么要当炊事员呢？正是那饥饿的日子里，无数次总结经验才得出的结论。以后他上了班——这里我得为我也不怎么喜欢的范大妈记一笔，正是她到阿宝爹妈的工厂去大声疾呼直至吵闹不休，厂领导被她缠得没法，才把连童工都不够格的阿宝收留——从领第一笔工资开始，直到今天，除了最低的生活费用外，一分钱的奢侈，都未敢尝试。就这样，聚沙成塔地攒下了两千元存款。可那时候，大家都信奉穷则变，富则修的哲学，越穷越光荣。于是，阿宝这四位数的存折，就成了某些人嫉恨的目标。但同时，也成了女孩子追求的对象。

要照乔老爷的评价，阿宝尚无那张存折，不会有姑娘瞧上他的。他也并不丑，大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不知怎么搞的，阿宝的被告面孔，挨打姿态，一种似乎从双亲那里继承下来，在血管里流动的窝囊废气质，使得他好像先天理亏三分的软弱、胆怯、闪让、退避，脖颈和腰杆都不怎么直挺的神态，让人感到扫兴和灰心。但有的女孩子，爱神的箭往往不能射中她的心怀，偏偏很容易为金钱敞开心扉。所以，阿宝一看到那双贪婪的眼睛，怀着覬覦之心，紧紧盯住他胸前口袋的时候，他常常生产一种热辣辣的焦灼感，好像胸脯上抹了芥茉面或者辣椒油似的难受。

“你还想挑什么天仙不成？”乔老爷有时急得朝他嚷，“你都快三十了，打一辈子光棍吗？”

老天爷还是很慈悲的，它不那么势利眼，终于在“文革”中两派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无论城市农村都被搅得鸡犬不宁的时候，在S市Y大街J巷那棵和崇祯爷上吊差不多的歪脖树下，我们可怜的阿宝，和另一个同样可怜的姑娘阿芳相遇了。

当时，阿宝正匆匆忙忙赶往工厂上班，为了节省五分钱公共汽车票钱，成年累月这样步行着。其实，整个厂子早就停工停产，几千职工以革命的名义白吃白拿。可阿宝自打进厂就在食堂，所以不论别人怎样造反有理，他得把大家喂饱。因而在十年浩劫里，真正做到革命、产生双肩挑的，唯有炊事人员。而阿宝又是其中佼佼者，连一分钟也不曾迟到过。

阿芳——请原谅我在《危楼记事》系列短篇小说中，这种对老一辈有姓无名，对年轻一代有名无姓的称呼法，主要是为了避免给我的这些邻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已经在银幕、屏幕角峥嵘，说不定在你家墙壁挂着的明星日历上，有她玉照的阿芳，我更有责任为之隐讳。这随便起的名字，只不过是代号而已。你可千万别去索隐推测，以致对当代明星产生误解——显然还是第一次背井离乡，从遥远的同样被“文革”风波搅浑了水的乡下，来到S市谋生。她迷了路，找不到她要投靠的人家；而且也走累了，靠着那歪脖树歇歇脚，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

也许是她那可怜巴巴的神态，那怯生生、孤立无援的模样，那被刚睡醒的城市所特有的喧嚣纷扰，惊吓得茫然无主的眼色所吸引，阿宝才迟疑地停下来的吧？其实，要不是早些时候，被推了阴阳头的朱大姐（这位过时的电影明星总希望自己年轻，所以喜欢大家这样称呼她）曾经打算仿效她先祖朱由检那样，在歪脖树结束屈辱羞耻日子的话，阿宝决不会驻足，以疑虑的神气打量阿芳的。

朱大姐并不想死，只不过一时气短，悟不过来罢了。等到也

是上早班的阿宝，把她从树上抱下，那一口背过去的气，终于缓转过来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到活着是多么的好，而且，小巷里的空气是多么清新宜人。这个一辈子不曾生儿育女的明星，像母亲似地搂住阿宝，简直疯狂了似地亲他，感谢他把她救了，还千叮万嘱咐：“千万别告诉你乔大叔……”但是，谁知是范大妈有某种特异禀赋，还是她有着业余侦缉的嗜好，好像什么事情都逃脱不了她那对年轻时也很动人的眼睛。她嘿嘿冷笑一声，揪住这位寻短见者，押往造反总部，以企图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把朱大姐另外一半头发也剃光了。“这样也好——”乔老爷端详半天后说，“要是演《阿Q正传》的小尼姑，倒不用费事了！”

还是这棵歪脖子树，还似乎是不久前的场面，结果又被似乎像上帝无所不在的范大妈碰上了。她这一回不是嘿嘿冷笑，不是连忙报告，而是猛扑过来，像老鹰抓小鸡般的，想一把攫获住阿芳，撕个粉碎似的。

阿宝也诧异范大妈那凶恶暴厉的样子，而阿芳——她不像今天这样见过世面——被那五官挪位，肉丝都横起来的脸，吓得直是索索地抖。尤其那沙哑的声音：“你干什么？你想在这儿干什么？……”如同多年不上油的车轴在转动，使人感到扯心拉肺一样的难受。她求援似地叫了一声：“大哥——”期望着阿宝，此时此地也只有他能证明，她在这条巷子里，除了歇歇脚，什么坏事也没作。阿宝这个人，虽然有那种胎里带的软弱，但他的同情心，也并不比别的正直的人少一点。不过，自觉地位卑下，力量微薄罢了。但今天，也不知从哪凭空增添一股勇气，竟敢斗胆挡住范大妈，护住已不知所措的阿芳。

范大妈胳膊一震，没想到一个软柿子捏的阿宝，竟敢公然抗拒或者蔑视她的权威。开头，她只是由于一种好意，认为这棵歪脖子树，肯定有找替身的吊死鬼在作祟。朱大姐上吊未成，现在又

来了讨死的。所以，她恶狠狠地扑过去，倒不是冲阿芳，是冲阿宝背后那个伸出尺把长鲜红舌头的吊死鬼。她看不见，但她相信有。实际上她有点迷信，而且她认为自己佩戴的“文革”期间很盛行一时的革命装饰品，具有某种降妖伏魔，驱邪避秽的功能。这自然是可笑的，有些荒诞不经。可她，却是至诚地相信，你拿她有什么法？正如她早年间装神弄鬼一样，硬说有位仙姑附在她身上。搬到危楼以后，还闹过两回，她丈夫那样狠狠地揍她，也无济于事。一折腾就是半天，遍地打滚，口吐白沫，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鬼话。看来，只有鹤翔庄的自发功可以解释这种悖谬了。但是，胳膊震麻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妨碍她履行职责。一种似是天赋神权，范大妈批准自己监管坏人，并且防范那些可能沦为坏人的好人。前者如黑五类，黑九类；后者则由她疑神见鬼去划圈。至少在危楼里，能够让她放心的，绝对纯粹的好人家是没有的。甚至像孤儿出身的阿宝，她也总用眼角的余光瞟着点儿，好像他那样节衣缩食，揣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似的。尤其有一回，邮局把一笔汇往灾区的百元款项，东找西查，终于证实是他寄的，并退还给他的时候，阿宝死活不认这个账。这件事轰动危楼，它使人们看到虽然卑微，虽然无足轻重，虽然像躲在窝里不敢探头的鸟那样的人，有颗多么良善的心。尽管他非常节省，但并不吝啬。可范大妈却从此认定阿宝的钱来路不正，于是他成了她心目里另册上的人。“好！你竟敢和盲流串通一气！”马上严词责问，“她干吗的？她找谁？她有证明吗？她什么成分？你——”范大妈转脸对阿芳，“走，跟我到街革联去谈谈！”

乡下姑娘哪里懂得街革联其实是街道造反革命联络站的简称呢？那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甚至在动物园的猴笼里，不知谁塞进一块木牌，上面居然写着“红面猴造反总部”。这当然是恶作剧，但猢猻们不知底里，上蹿下跳地抢着玩，倒也是现实的缩

影。我一直怀疑是乔老爷干的好事，但他矢口否认，可又并不掩饰脸上流露的得意之色。阿芳哪有乔老爷的胆量与幽默感呢？一听要谈谈，便知道不是好去处，连忙以乡下人的聪明，拔脚就跑。

范大妈马上判断她不是好人，只有坏人才心虚胆怯，大喝一声：“站住！”随即追赶过去。阿芳慌不择路，摔了一跤，连随身的包袱也来不及拣，爬起来没命地冲出J巷，很快消失在Y大街的人流里去了。

阿宝也许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体会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一个女人的屈辱，他感到十分痛苦。以能够与范大妈媲美的高嗓门，冲她恶狠狠地说：“你像话吗？欺侮人！她怎么妨着你啦！”

“欺侮？”范大妈不解地重复一遍。那腔调，表明了这个字眼在这种场合，纯属多余。对于被她监管和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欺侮，不仅是必要的，还是正当的。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阿宝挟着这个轻巧的，和主人同样单薄可怜的包袱，走到巷口，站在范大妈视线以外的地方等候。他估计，过不一会，这个乡下姑娘会赶回来寻找。阿宝等啊等啊，一直到无法再等的时候，买票坐车去厂里给造反派做饭。午餐开完，又掏五分钱回来再等，白白耗去一个下午，不见她人影。傍晚，阿宝接着等，在路灯下，溜达到深夜。实在太晚了，才姗姗回家。阿宝自己也诧异，怎么这样诚心诚意地等了一天？是因为她可怜？因为她受欺侮？因为她叫了一声大哥？因为她那苦楚动人的面容？因为那双只消看一次，就永远忘不了的眼睛？……

他的心不那么宁静了。

几经踌躇，阿宝解开了她的包袱，多么寒伧单薄的内容啊！真有点像某些人提倡的三无小说那样空空如也，唯一的奢侈品，是小玻璃圆镜。镜子背面夹着的当然应该是她本人的照片。但阿宝怎么看，也和早晨在巷子里见到那姑娘吻合不起来。看来乡镇

上的照相师也有其独特的天才，能把人照得完全不像自己。和我们读某些特级作品一样，评价的好和实际的好，常常总不吻合，看来权威的眼睛并不权威。

就在此时此刻，一种淡淡的，不可捉摸的脂粉气息，令人烦恼地钻进他的鼻子。可当真地去闻，依旧是他寒酸破旧屋子里特有的霉味。然而，稍停片刻，不经意间，那温馨的香味又轻轻袭来了。他不由得问自己：“她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钱，没有粮票，而且说不定没有一个肯帮助她的好人吧？……”刹那间一种同情，一种关注，一种比同情和关注还多了些什么的感情，从胸膛间油然升起。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在床上躺着了。决心到此时此刻，所有无家可归的人，唯一存身之地的火车站去寻找她。

迈出这一步是容易的，但为这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异常沉重的。假如阿宝当时要能预见到未来的话，也许脚步会迟疑，不像这会儿兴冲冲地在马路上奔跑。那速度，真好比两肋生翅，脚底生风，冲刺似地朝S市那总搭着脚手架，总也修不好的车站票房飞去。心头那股热劲，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从哪来的？仿佛刚出笼屉的馒头，塞在他胸膛里似的，那样实在，那样熨贴。以致他的保护人大清早在巷子里撞见以后，听他如何如何地讲了一通，立刻警告他的话：“那可是个无底洞！”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阿芳说了，她不会拖累我的，她能养活自己，说不定还可以帮补我咧！”

乔老爷嗤了一下鼻子：“说得好听，到头来还得靠男人养活！”也许他正和他老伴，从街革联请罪回来，心头老大的不顺。这种洗心革面的早课，是给坏人准备的，乔老爷当然不算，但他老伴算。因为是三十年代臭明星。谁曾想到“文革”风暴制造了那么多的家庭悲剧，这对本来是半路夫妻的两口，倒越发风雨同舟地

亲密了。乔老爷心甘情愿降格为坏人，陪老伴请罪。从此，他每天清晨去，装作虔心忏悔的样子，而且每次都能泪流满面，表现出内疚和自责的痛苦。这使得许多同时请罪的坏人，秘密地向他取经讨教，乔老爷也丝毫不保守地传经送宝。原来倒是朱大姐早年拍电影所用过的，一种极原始的刺激流泪的办法，往手背上抹一点辣椒面，必要时揉揉眼睛，泪水就辣出来了。于是大家都仿效行事，每天的早请罪就变成了一场流泪竞赛。头头们作为改造坏人的成绩到处宣扬，还开过现场会让人们参观以乔老爷为首的流泪表演呢！

阿宝振振有词地回答他的保护人：“你都能为朱大姐把眼睛辣成了红眼耗子，我怎么就不能为阿芳——”

乔老爷截断他的话：“这姑娘再好，她的农村户口，是你一道过不去的关口！”

“范大妈她答应帮忙——”

“什么？老范婆子？”乔老爷眨巴着辣劲未过，泪囊肿痛的双眼怔住了。

然而，确确实实是范大妈。

阿宝怎么也料想不到会在票房里，碰上他恨不能咬一口的范大妈。而且更出乎意外的，正是这个范大妈，在挤得满满登登的，上访告状，革命串连，等待接见，和买票签证的人群中间卖茶汤。尤其让他惊讶的，还是这个范大妈，竟然扬起胳膊招呼他，语调是那样亲热，“快过来，阿宝，帮帮忙！”

他糊涂了，不知究竟哪一个是真的范大妈？危楼里的那人皆为敌的眼睛，怎么也嵌不到这张做生意的殷勤笑脸上。其实，这正是阿宝的天真之处，在那灰暗的十年里，有多少人向我们展示出双重人格和两面嘴脸啊！不过有的弥合得巧妙些，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而范大妈则是属于煮夹生了的饭之类，不免有点硌牙。就